

人生大赌注

● 李国良 周晓娟 著



人生大赌注

李国良题



中国文联出版社

● 李国良 周晓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大赌注/李国良,周晓娟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10

ISBN 7-5059-3159-8

I. 人… II. ①李…②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8414 号

书 名	人生大赌注
作 者	李国良 周晓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赵 虹
责任校对	晓 霞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翠新工商印制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04 千字
印 张	13.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500
书 号	ISBN 7-5059-3159-8/I.2389
定 价	2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作者寄语

心泣血，汗与泪耕耘大漠
日月荏苒，幸小草未枯……

京华有两殿堂
任小鸟浴沐
由花儿娇俏
多少次相约夕阳
留有几多遗憾
这就够了
无需再追溯昔往
如有兴趣
请嚼这枚果子……

这是一个残疾人画出的人生弧线

这是一个男人关于几个异性的

殷殷讲述……

上 篇

——

小龙河九曲十八弯。从山东历家寨北部的大山里发源、流经埃泉镇打个结后，经苏北龙王庙斜刺东南入海……

那个结里有一个漩涡！

在那个漩涡里涵满了一代人的故事……

过了小龙河，再朝前走二里多路，乡汽车站就到了。

等车的时候李志华始终沉默。是的，此时，他的心情是压抑而沉闷的。来送他的小叶呢？这姑娘本来就是柔弱而不善言辞的内向个性，所以，当她见李志华沉默不语，自己也就更没有了话说。她一声不吱地陪在李志华跟前，只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涌出泪光……

直到客车进站，直到李志华默不作声地上了客车，直到客车启驶把一溜尘烟扬在车后时，这对年轻人似乎才都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什么呢？但晚了，一切都晚了……

客车走了，李志华将上半截身子伸出车窗外，两只手拼命地向小叶挥舞着，似有千言万语却一任泪水无声地汨汨流

淌……

小叶呢？此时，十七岁的少女也像丢了魂，她像被钉子钉住了一般地站着，神情木然！

斯时是 1979 年！

送走了李志华，天空已被太阳钻出来的半张嫩脸哭红。回家的路上，小叶那颗少女的心郁郁的惘然若失。是啊！她心绪惆怅，一片茫然。路边，落在野草上那些晶莹而美丽的露珠她无心欣赏；枝头上，那些小鸟们的啁啾她也再没有心思倾听……她的心走辙了，已全部飞到被自己送走了的人的身边。

那是一尊怎样的驱体……

那又是一颗怎样的心！

初夏的西南风虽不大，但刮起来却像燃起的火苗，一窜一窜地窜出一阵阵热浪！俗话说麦熟两晌。这不，田里的小麦前两天才刚上黄儿，有的甚至还是大片大片的青绿，这回被这西南风薰过，尽现你眼帘的就是一派撩人心扉，令人油然生爱的金黄了！

苏北大地，又是一个丰收景！

庄稼人忙三夏。自从春头上村里实行生产责任制，土地实行承包耕种后，以生产队为主的大晒麦场也被划片而治，一小块一小块地被瓜分进各个社员家庭中。小叶的父亲卞世宝是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兼村长，放在土地没有承包、由集体耕种的那会儿，在中国农村，恐怕像卞世宝这个级别的干部，是绝对用不着下田劳作的！充其量也只是倒背着手到田间地头转悠转悠，对各个生产队队长们指指手划划脚而已！但现在却不比以往了！如今农村的政策变了，耕地都承包到各家各户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谁家的责任地又还用你卞世宝去指手划脚呢？哪

个土地承包者又不知道耕地是他们的命根子，赖以养家糊口的命根子呢？同时，卞世宝还明白了自家的活儿也只有靠自己去做了的理儿！因此，一大早他就与其他村民们一样，赶紧套了牛绳去压自家的打麦场去了。

小叶的母亲陈玉芬，做姑娘的时候据说在家乡的乡邮电所做营业员，是个吃工资的挺秀气的姑娘，当时不少后生娃都暗下里眼馋她那苗条的身段儿就像一根鲜嫩的大葱白；脸盘儿生得就像十五的月亮……陈玉芬本人呢？对自己的俏容也更是欣赏倍至，整天美滋滋的就像一朵娇荷，被众星捧月般地生艳在一片绿草丛中。

可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十八岁的姑娘是一朵花。十八岁的陈玉芬是家乡泥土中的花中魁；十八岁的陈玉芬找婆家那阵子真可谓是门庭若市媒婆挤门……然无可奈何的是这陈姑娘仰仗自己容貌出众，又有工作的黄金价，那眼睛高得是上可触苍天明月，下可钻地打洞……纵有媒婆挤门，却也没有一个媒婆能给她带来福音。

后来，陈玉芬就选择了卞世宝。那时，卞世宝还在鸭绿江对面的朝鲜战场，同美国鬼子作战，陈玉芬是通过一张照片许以终身的。据讲，当时陈玉芬见照片中的卞世宝不光英俊潇洒，而且还方脸大耳的生就了一副官像。陈玉芬信命，她坚信照片上的这个青年日后定能成为一个军官！美女嫁军官，知足者长乐！陈玉芬就这样许下了自己的终身，把一根香馨馨的心线系住了还在异国作战的儿郎！

谁知令陈玉芬沮丧并懊恼不堪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她那实指望是个大军官的郎君却复员归乡了。

陈玉芬后悔了。但后悔归后悔，笃信命运的陈玉芬这时也就只好扔了乡邮电营业员的铁饭碗，死心塌地地嫁给卞世宝因

做农民媳妇……

他们婚后生活并不幸福！

那个时候，农村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音律如火如荼。就此，村里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的民工去外地挖河打坝兴修水利。卞世宝复员回村后因是村里最年轻的党员，又当过兵打过仗，所以回村不久也就当上了村里的民兵营长……人当官了，凡事自然也就得起个带头作用！这样一来，每年秋后自然就要作为村干部中的骨干带着村里的民工外出干上级派下来的工程！如此一来，也就只好把个新婚娇娘，如花似玉的陈玉芬撇在家中，让她独守寂寞，去过那枯燥无味，毫无光泽的日月了……

陈玉芬或许是天生的杨柳水性，或许是寂寞无聊，也或许是年轻媳妇天生就不能没有男人的夜夜温存之故。终于，长冬漫漫，丈夫出门在外，家中的陈玉芬竟和比她大了二十多岁的世宝叔勾到了一起……

据讲，那是一个大雪弥漫的深夜，突然回家的卞世宝竟撞上了那事……当时，卞世宝的眼睛喷出了血浆，对着陈玉芬一顿好打，直打得妻子陈玉芬落下了一个终生难治的下身病。

从此，陈玉芬十五的月亮般脸盘上的明媚没有了。她变得面黄肌瘦。到生小叶的时候，陈玉芬差一点没有连腹中的女婴一起窒死在家中的木板床上……

“疯丫头，一大早就死哪去了！也不知去帮她大压场……”

陈玉芬正在漫骂的时候，小叶走进了家门。

“妈妈，我哪也没去。”小叶打住脚，瞅瞅妈妈，撒谎说。

“快去帮你大压场去，麦子就要收了。”陈玉芬瞪一眼女儿，没好气地道。

“妈，我吃过早饭再去行吗？”小叶说过，见她妈不语，也

就不再理会，朝自己睡觉的小屋里走去。

小叶走到自己的小天地后，就伏在小床头桌上哭了。

对女儿的心事，陈玉芬不解。还以为女儿又是为去年没能考上大学而苦恼呢！她朝女儿的小屋不屑地瞥一眼，然后就不再搭理，待她紧拉手中的呼呼的风箱把早饭煮熟后，就再去院中喂猪……在陈玉芬的心中，这猪可不能不喂呀！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的化肥厂。没错！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打过这样的比喻。如今这农村的土地都承包到社员家中，生产队没有了，生产队里的土基肥也没有了。这喂猪，搞好小型化肥厂也就更加显得重要。是呀，俗话说：庄稼一朵花，全靠水肥来当家。再好的庄稼苗儿光靠化肥也不行，还得有土基肥垫底作辅助才中。形如红花要有绿叶配，鼓捣庄稼也离不开这个理儿！陈玉芬呢？她是个有文化的妇女，对这个理儿自然也就不会不懂。

你看，陈玉芬把自家圈里的那两头大白猪喂得膘肥体壮，滚瓜溜圆。再看看圈里的猪屎猪尿堆成山淌成河，直乐得个丈夫卞世宝每天都不得不起早儿朝外里撵，往自己家责任地里送。

小叶的屋里，小叶还在哭着。

听着女儿的哭声，院中喂猪的陈玉芬静静地想了一会，终于像悟出了什么玄机，但她刚要发作却又忍了，或许做女儿的还小，不会有其它的事。因此，陈玉芬还是又尽最大可能地把自己的女儿朝没有考上大学那方面去想……

其实，这回陈玉芬真想错了！她完全理解错了做女儿的心思。小叶的哭，并不是为去年自己没有能考上大学而被苦恼相缠。不错，去年的高考落榜，小叶为此也确实苦恼，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苦恼缠得不能自拔……但那种苦恼，那种伤心一

一切都是有时节的，犹如昙花一现，旋即也就在小叶的心中消失了，释然了。考大学嘛，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其实也就那么一回事，考上就继续深造，考不上就拉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来到世上，尤其作为一个女孩子来到世上，无论干什么还不都是一回儿事？关键的是未来，看未来能否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那才是最最至关重要的！好丈夫是一座大山，只有找到一座坚实、挺硬、秀逸而潇洒的大山，自己才能有个最可靠的依托！才能像只小鹿般地躺在大山的怀抱里静享温暖，尽情吮吸；好丈夫是棵大树，只有找到一棵伟岸、修直、挺拔而又生命葳蕤的大树，自己在那棵大树的浓荫下才能酣然静谧，无忧无虑地去尽情享受那美好生活的无限赐予……

自幼和志华哥一块儿玩耍，一块儿读书，一块儿在风雨中成长，又一块儿破碎了心中的理想回乡……这一切，对小叶而言，十七岁的少女在心中已有了属于一个十七岁少女的另一页憧憬！斯时，小叶那颗春色迷朦的心中已积存了李志华这位兄长般的哥哥；那情窦初绽的心野上也早已被这位兄长般的哥哥所盘据。

豆蔻年华，两心相交，浪漫任由世人评说。小叶的家和李志华的家隔邻而居。对小叶来讲，可以说自打懂事后，白天里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是和李志华这位兄长般的哥哥在一起消磨、打发、送走的。日复一日的童心相撞，年复一年的思绪相长，小叶忘不了的是志华哥哥对自己的关心、帮助、呵护和保卫……

怎么讲呢？以情而喻，不是亲兄长，却胜似亲兄长啊——

小叶记得自己还是很小的时候，有一回，她跟了志华哥去车岭上割猪草。因为小龙河的上游降了暴雨，小龙河的下游就突然涨水了，平素里那清清的河水变得浑浊而湍急起来。小叶

胆儿小，见河水暴涨后就不敢过河回家，其他小伙伴们都涉过去了，她一个人还在对岸哭。就在这时候，已涉过河的志华哥又涉了回来：“小叶，别怕，河水不深，我牵着你的手过……”

李志华不待说完就牵了她的手，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趟过了那涨水的小龙河。

小叶记得：有一回，他们一群小伙伴们在放小学回家的路上，羊儿跑鸟儿叫，红艳艳的太阳斜挂西天，习习的微风吹醉了一群童心……忽然间，一个小巧玲珑、别致剔透的小鸡毛毽子在小伙伴们中间愉悦地跳跃开来。一时间，大家你争着踢，我抢着踹，都玩得好不开心，惬意。

一边走着的小叶生性胆小，看着小伙伴们的热闹劲儿，自己却就是不敢靠前，只把一颗羡慕的心通过自己那双美丽的眼睛朝同伴们中间投送着……

突然，那枚小鸡毛毽子却冷不丁一下子落到了她的手中。小叶一惊，慌忙抬头举目望时，志华哥却正在对她笑着：

“小叶，你踢！你踢呀！”

李志华小嘴一努，对她鼓励着。

然而小叶心里却打怵，小鸡毛毽子捏在手中就是不敢用脚去踢……

李志华急了：“小叶，你踢呀！大胆地去踢呀！”

在李志华的鼓励下，小叶终于鼓起了勇气，那枚小鸡毛毽子被她一脚踢起来了，李志华见状，兴奋地高声喊叫起来——

“噢！小叶成功了……”

作为小叶，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让她更不会忘记的是自己读初中、高中时……每天清晨，村口的那棵干枝榆下，无论是春夏秋冬酷暑严寒，还是阴天下雨刮风下雪，总是站着一个等她同途的身影。春天来了，他们一同涉趟涓涓流淌的小龙河之

前，捧一捧清清的河水洗去一夜困眼，而后把自己晚上在温习功课时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摆出来一块儿切磋，寻找准确而简捷的答案！那个激情洋溢，那个朝气蓬勃的样子真的就能与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媲美；夏天，一顶雨披下往往是相挨于风雨中兼程的足音。那时，少年的心对他们而言虽都还未能萌生出爱的绿意，但各自的体温却都不由自制地在摩肩擦踵中相碰着，一任彼此的心跳回响在彼此的耳畔；秋天，在晶透莹洁略带凉意的朝露中，间或在透明而凝重的薄霜下，两颗追求知识的心灵分明就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行；而当漫漫长冬洒向人间的时候，往往是皑皑白雪净化了一切，唯有他李志华还是那么执拗地一如既往地等候在村口的那棵干枝榆下……

……

可而今呢？寒窗十载后的今天，那根牵连两心的弦儿却“嗖”地断了。

小叶苦留不住，李志华执意要走。他说对故乡的一切已不再存任何信念和幻想；他说故土已再没有他的生存和立足之地，空怀大志，空有一腔火热的抱负已再也无法施展……他说自己要去一个陌生的也是全新的领域去开拓属于自己的处女地；他说讲内心话也想留在自己心爱的人儿跟前，做一只呵护鹰，不做一只呵护鹰就是当一只啄木鸟也行，然而又只恨现实无情……面对这么多的“他说”，她小叶又还能再说什么呢？说什么又不是累赘和多余呢？

真的，十七年朝朝暮暮的相处，对小叶而言，她是最了解李志华不过的。李志华他生性好强而固执，凡事一旦作出决定，不要说是她小叶，恐怕就是套上九头牛也难以拽回……因为他李志华本身就是一头力大无比的牛呵！

或许也正是基于这些，面对李志华的出走，她小叶也就没

有再苦苦地挽留，而是揩干眼泪扬起头，默默地为他祈祷、祝福、送行……

送行的头天晚上。天上没有月光，星儿在云朵中时隐时现，小叶约了李志华悄悄地来到村口的那棵干枝榆下：

“就决定走了吗？”

“就决定走了。”李志华回答。

小叶不再言语，一任沉默在暗夜中炼焦。

终于，还是小叶先从沉默中解脱出来，她扬起头，注视着李志华问：“志华，问你一句话，你必须对天发誓：一定要讲真话，不许有半个字的谎言。”

“小叶，你问吧，我对天发誓。”李志华说。

小叶想了一会，就启齿道：“志华，你这一走，会不会忘了俺？”

“不会。”李志华坚定地说。

“真的不会？”

“真的不会？”

“永远不会？”

“永远不会。”李志华答过，又道：“小叶，你今晚是怎么了，我李志华什么时候对你讲过假话。”

小叶没有吭声。她默默地把自己的裙子脱下来：“志华，今晚……”

李志华见此，他一切都明白了。当他一切都明白了后，那颗心也倏然收紧。见小叶如此，他一脸恐慌地制止道：“小叶，别胡来，千万别胡来……”

小叶打一个冷颤：“志华，我……我……”

“小叶，我们……我们都是文化的人……千万……小叶，你听我的。”

小叶倒抽一口冷气：“志华，这么说，你真的是不喜欢我……”

“绝不是的！小叶，你听我说……”

此时的小叶却没有再听李志华的解释……

今晨，自己的心上人就这样匆匆地走了，踏上了一个陌生的征程。而昨晚的那件事还在小叶的心中余温未退。所以，送走李志华回到家中的小叶，又怎能不黯然神伤，又怎能不为离她而去的心上人神牵魂系呢？

小叶的哭声仍旧没有引起母亲的多疑。

二

李志华走了，怀着对故土的万念俱焚，他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十七岁的李志华还是第一次出远门。当那庞大的绿色巨龙开始在原野上奔驰后，靠窗坐着的他不由地站起身来，他浏览一下满车厢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心中不免升起一丝怅惘之情。这就走了，真的走了。对家乡的那种情愫，对心上人小叶的那种留恋，或者干脆可以说是一种难舍难分的缱绻，此时又一起开始在自己的心中凝结起来。

十七岁的故土情啊，十七年的人生梦！而今什么都没有了！分明都已化作成了一片孤帆，一任风雨摇曳，一任疾驰的列车拽向远方，一个陌生的远方！哦，大西北，从地理课程中李志华知道：那里拥有大山、大漠和不尽的大草原，只是人烟稀少。自己寄托给那里的梦，该会丰沉、缔结一枚枚理想的果子么？还是……

李志华心绪烦躁，在心中七上八下地思忖着。

望着车窗外苏淮大平原上的丰腴不断地被疾奔的列车甩去；望着天地溶于一体的斑斓色泽不断地从自己的眼前一闪即逝，新的景致又不断地闪进视膜……李志华，一股新鲜和好奇情愫在他的心中潜然而生……但慢慢地，不知不觉中，列车吞噬了日光，随之而来的便是夜的诡谲……

李志华一觉醒来的时候，车窗外已是红轮高悬，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李志华揉揉惺忪的睡眼，一看，和自己一起上车坐在自己身边的几位旅客没有了。出现在他眼中的是两位坐在他对面的文静而俏丽的姑娘。紧挨他身边位子坐的则也又换了一个陌生的小老头儿。

李志华心中不由一紧，赶紧朝自己头顶的行李架上望望。还好，自己的那个装了一些花生果和几件换洗衣服的帆布包还在。李志华收紧的心又松弛下来了。

列车依旧在奔驰着。

这时，李志华闲着无事，也就偷着打量坐在他对面的那两个姑娘。不偷看不要紧，这一偷看却使他的心即刻像被小鸡抓了样的扑扑乱跳起来……

那两个姑娘，长得都是太美了！靠车窗坐的那位，不光脸蛋儿白嫩得就像煮熟的鸡蛋脱了硬皮，而且那双乌沉的大眼随着睫毛的一忽一闪，怎么活脱脱就像自己在画上看到的电影明星？再看那双交腕端放在小茶几上的娇手，要是自己的小叶在，与人家相比，那可就是天壤之别，差老鼻子了……还有紧挨她坐的那个姑娘，乌亮的秀发，白皙的面容，一只稍歪的冰清玉洁的门牙被两片红润的小嘴唇时不时恰到好处地一舔一舔……其一举一动竟是那般高雅、隽永；一笑一颦又是那般地自

然而美丽，文静而娴逸……

李志华的脸羞红了，他的心走了辙……

“小伙子，要到什么地方去呀？”

就在这时，坐在李志华身边的那位小老头儿主动地找李志华搭讪了。

“哦，去大西北。”

李志华的回答有些含糊其辞。

“大西北？去大西北什么地方呀？”那老头又问一句道。

“去找俺大哥。”

李志华第一次出远门，虽说没有什么经验，但他毕竟也是一个有文化的高中毕业生。读书的时候看的课外书籍不少，从中知道一些大千世界中奇形怪状的事儿。现在当他一人在外两眼哈黑一片陌生的时候，面对那个小老头的问话，他着实不敢将自己的底抖给对方……所以他便再次含糊其辞地回答。

谁知那小老头儿却不算完，他又问开了：

“你大哥在什么地方？”

“他当兵。”

“在哪里当兵？”

“在部队”

……

对这一串滑稽可笑的答非所问，不光弄得那问话的小老头儿哭笑不得，就连对面坐的那两位姑娘也听得忍俊不禁“扑嗤”一声乐了。

两位姑娘乐了一会，外面坐的戴眼镜的那个姑娘忍不住对李志华道：“同志，你可真会弯弯绕……”

“不是弯弯绕，是实情。”李志华见对方揶揄自己，就赶紧争辩。